

6

T 1111 / 0223 f (6)



南華經十卷目

第十五篇

刻意

第十六篇

繕性

第十七篇

秋水



南華經卷十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玄知與玄對證  
藥也能棄其所  
不知而未能忘  
玄猶未玄知也  
愈深愈言愈切  
愈言

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

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

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

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眾惡生此天地

之道。聖人之德也。語多重水。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

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人

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惔寂漠。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

夷而無難。平易則恬惔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

成也。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與正

理俱往。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

南華經卷十

清麗



其言可貴

也。於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

化。蛻然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

而付之。陰陽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迫。

而後動。會至乃動。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無天災。災生於違。

天無物累。累生逆物。無人非。與人同者。眾必是焉。無鬼責。同於自得。

責。故無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

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矣而

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

粹。一無所欲。其魂不罷。有欲乃疲。虛無恬惓。乃合天德。乃與

天地合恬。惓之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

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常適。故情

無所。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無所於忤。

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欲則有所

不。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此西段與天道出入然在彼則為偽言在此則為真言我知言以此

方字及曰忤與逆二字何所分別而兩言之既虛與粹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乘拂自非虛之中心至粹



無雜則自然包  
含萬象空高萬  
物無所逆矣

舉而精神之  
可寶自喻其  
之有益於學者  
至切近也而人

以為其唐無用  
之言及其其唐  
無用也未必知  
也

褚伯秀曰是篇  
以刻素命題謂  
刻礪其意遠在  
矯似昔節獨任  
為天下所不能  
為而觀人之滋  
已無異乎宰牛  
絡馬失其自生  
知長德消民始  
難治矣去南華  
歷叙古人立志  
各異若齊之

則竭。物皆有富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不可失也

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

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靜一而不變。當上

住。淡而無為。與會俱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

敢用也。寶之至也。况敢輕用精神四達並流無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

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不可

為象。所育其名為同帝。同天帝純素之道唯神

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野語有之曰。眾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

不遠其精非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為純則

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

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

羊之羶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為元孔孟之為  
備伊傅之為治  
巢許之為閑老  
彭之為壽以迄  
觀之似一不能  
無偏然而不失  
為至為隨者以  
其有為而不累  
於有無為而不  
溺於無因時之  
可否為身之利  
用而已

憤：不知其何  
所措也而使人  
有省名曰性  
將無言性者皆  
若此其侈也

###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

所以求者愈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已亂其心於欲

而非其道也。思以復役思以求明。謂之蔽蒙之民。

若夫發蒙者必離俗

去欲而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

不失。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夫無以知為而

任其自知則雖知周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其性

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



信行容體合說  
禮有味  
他說樂在禮前  
亦有見一生便  
有和氣有和氣  
便有情事皆是  
樂到行動處方  
是禮

自此以至下衰  
筆不可禦

理之分豈出他哉。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德無

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道無不理義也。無

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

愈疎。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

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

節文者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

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

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

得不失其性哉。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

故至一也。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能無為而羨

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德又下衰。及神農

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



心與心識知句  
連謂波此看破  
耳

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濠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

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

迹與世俱遷而聖人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

之道未始不全也稱故有善而道

不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以心自役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

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

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不

交也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道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

貴隱故不自隱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世古之

呂吉甫曰立與  
道交與則聖人  
作而萬物觀立  
無道交喪則聖  
人遊乎立侈而  
莫之知固已隱  
矣奚以自隱於  
山林為哉及一  
無迹華胥之夢  
始射之遊是也  
深黃寧極確乎  
其不可核者是  
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六谷此而  
已矣觀莊子之  
言似不慨然於



時命之不遭蓋  
立道交喪宜在  
所象也  
時命大謬四字  
跌慈無限  
前一既反處每  
說得精神言廢  
每獲得到德隱  
則人不知也今  
則人得而知矣  
則世俗淺薄之  
古也意者其隱  
源亦不及古之  
人手皆有之

波亦一得志與  
六一得志但在  
此為無憂此無  
憂則軒冕者憂  
寄本則不樂者  
得透如語妙

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  
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  
何由而交與哉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  
祇所以交喪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  
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  
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字法  
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與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  
而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巳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道正之貌

固不小行遊於坦塗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  
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

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  
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善論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而若不

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其樂彼與此同謂軒



前言蒺藜後言  
倒置且謂且笑  
更竭一語而終  
焉

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今寄去則不樂  
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  
外易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  
民營外虧內其置倒也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

不辯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

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眈洋向

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

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

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

據此起四字便  
非數百語所能  
盡非辯論之博  
亦不足以稱之  
莊子言至人之  
事必歸之齊物  
之要必主於知  
不知此河海之  
喻又是從知上  
生於中間專說  
大人以道眼看  
立界與所自處  
者真從地上說  
到天上從海至



風句之定話文  
字之豪雄不在  
論也

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常見笑於大方之家

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

北海若曰井鼃

不可以

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

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夫物之所

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

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天下之水莫

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

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

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

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

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

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

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

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

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



楊用脩曰胡亥  
僅二年子嬰僅  
四十六日不啻  
石火之一敲電  
光之一瞥吹劍  
之一決左蝸之  
一戰南槐之一  
夢也頃吏之在  
信千穉米之在  
六倉寔似之  
如此先得語天  
下莫能載其既  
視宇宙詆欺  
人豈惟辭之語  
之者而所連所  
爭者亦可憫也  
仁人任士宜隱  
映其間而不可  
勝舉

遙者並與我相  
遠也雖近而可

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階級不可相跂，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

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別，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河伯曰：然則

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各自大而不多，知量無窮。故遙而不悶，掇而

量證。今故。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掇而



撥苟非甚近亦不欲跋而得之謂則面前則不得已也

不跋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

悶短故為跋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

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明乎坦

塗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

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

不驚死生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悞舍故而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

所受之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

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

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

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河伯曰世

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字法

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這河伯何以不一轉又好前言其大此又言無小無大

這一轉又好自細視大者不盡是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塵埃是也辯得本分



信之 而行人皆

前言不賤門隸  
不賤貪汗而  
換此一轉又添  
個貴賤典細大  
同說

之殷也故異便

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此勢之有也

若無形而

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有精粗矣

故不得無形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

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

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

致者不期精粗焉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

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

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不

多仁恩

無愛而不

動不為利

應理而動而

不賤

門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貨財弗爭

各使分定

不多辭讓

適中而已

事焉不借人

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足而

不賤貪汗

理自無欲

行殊乎俗

已獨無可無不

不多辟異

任理而自殊

為在從眾

從眾之所為

不賤佞諂

自然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

正直

外事不棲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故玄

聞曰。道人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

至



泰天地之全無  
以異於一稊米

而毫末之為數  
未嘗不與丘山  
並積也

德不得

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無已

任物約而已。

分之至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

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各自足也。

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

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

斯所謂倒置也。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

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

也則差數觀矣

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

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

幾微相傾不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可勝察也。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天下莫不

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

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

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



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然。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踴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枝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



這一向又落言  
既無貴賤既無  
是非則我之辭  
受取舍將何而

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

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

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

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以不同也。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

三王之所。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

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

行施皆牽於執

耳其本意只在

反字謝字謝即

代謝衍即說餘

剩施即施行大

蹇一步又退一

步也

何賤。是謂反衍。字。法。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自拘執。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無一不夷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

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公當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天下之。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所同求。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

無所在。扶疎而。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一齊。孰短

孰長。莫不皆足。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



此一向又好言  
既聽道心為  
則人亦何又學  
道  
此段說得圓潔

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而

守之不變。年不可舉。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

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

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故不可執而守。何為乎。何

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

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

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

故苦不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言察乎安能苦也。

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謹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已。

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

說得圓潔



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

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躋

躋而屈伸與機會相應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

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

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

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

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

命則雖寄之人事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

而木在乎天也作過分驅步失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

節則天理滅矣為之者命其安在

平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謹守而勿失是謂

反其真真在性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

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踟蹰而行予無如

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

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

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

生也

深遠

褚伯秀曰自篇首至此凡六句卷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頃

史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扁虛湛者有類於此

妙於自言

南華經卷十

六



陳明卿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物明權者不以物害已

隨謂逸之俗說翻筋斗相似

語皆簡至

萬便室是得便

曰謂心非不書也其言風之為物已非前言之意矣矧目憐心三字已不啻多其言觀物處在無非養生之理而不及生死者伯與者不死也

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鑿。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恣其天機無所

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為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

弦歌不愒。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

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

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

也。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

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有所知

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

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遙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

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

井之蠹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東海之鱉左

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於是逡巡

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

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

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以小羨大。故自失。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

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

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且夫知不知論極妙

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

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

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

所得。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

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

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

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

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

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

飲於是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

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莊子

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

陸長唐曰嚇怒其殺恐其奪已食也立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宜為千古寫出鄙大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



相譚  
角鋒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惠子曰：我非子，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

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李士表曰：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忘於水，忘其樂，全入忘於魚，忘其知。一在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於彼，將無問。而後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托，非言則道妙何以見。直將祛天下後立離物，我為兩者之蔽耳。

大天地小毫末，衆人之見也。盡其辯博，不過大毫末小天地。至矣，然使徑言之，誰不能道。亦何足以厭人之心，將他從精粗貴賤，隨問隨叩，亦使失至當之所在。後吾說勝本問，小大者，以精於小大者，亦問精粗，若以無精無粗，本問貴賤，若以是非本問，是非若以得喪，其跋涉所尚，未已也。而天人之理，則塞矣。故以天悅於秋水，起中間說風末，著濠上胸次，安得不洒落不自在。句下點檢，亦恐是笑於莊子，終亦有笑莊子者，使無以孫龍相梁，兩段更好。



南華經十一卷目

第十八篇

至樂

第十九篇

達生

第二十篇

山木



南華經卷十一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

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今

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  
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

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

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

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夫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

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

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

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為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

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

活人。善則過當。故不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

德為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

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

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

之所樂。舉羣趨者。誵誵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趨其所樂

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



本是常情但文字宛轉綿密汪洋唱嘆自是人不能及

也。無懷而恣物耳。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無

為之樂無憂而已。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

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

時而滯也。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芴為而出之也。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之象。萬物職職皆從無

為殖。皆自殖耳。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若有為則

有不齊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莊子妻

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

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後而發

他時自寫一



此事獨寓言之  
意欲明親  
切而不可得多  
方為之譬喻

巨室謂天地

此更以自已哀  
樂推見骨肉離  
合其於為人切  
矣其情文俯  
仰則不期而得  
於言如尤明白  
洒落如此也不  
知幾回說到此  
常有新意  
又添出一句意

帝之所休多少  
意趣

原壞在子欲指  
破人心之迷着  
者如為此後當  
之舉此是道心  
說什麼道心  
而以馬捶枕之  
而臥文字豈不  
津：結來哉

但作揚靜豈不  
怪奇他二結來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

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

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木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支離叔

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

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

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莊子

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莊子

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

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

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處便是如此林  
注柳為傷似殺  
風景其人主乎  
此處其身如枯  
木之枝而柳生  
財焉衆人以爲  
大能乃知言以  
爲適合也如曰  
化及我夢中之  
夢何所不有豈  
其人夢之常也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  
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  
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爲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  
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  
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  
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  
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  
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吾恐

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  
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  
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



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誆誆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

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

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

得故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

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

計勝得水則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蟷之衣，生

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

不知列子果養乎果歡乎簡易明白而悲傷無



此幾種在百歲  
弱骸最妙  
意在用喻也釋  
氏言煖地頂地  
皆相似又有得  
於形實者豈可  
以耳目所不識  
疑之以所識訓  
之哉

之根為蟻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  
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  
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督芮生乎  
腐蠶羊奚北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警策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  
變化而無死生也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  
為者分外物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  
奈何者命

也表事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  
斯足矣有餘則傷也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守形太甚  
故生亡也生之來不能

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  
為有懷於其間悲夫世之人以

為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  
而彌失之而養形果不足以

生之所無以為  
言身外之物也  
知之所無奈何  
言人力所不及  
也  
雅言要道盡此  
矣後有丹經佛  
髓所不欲聞矣  
可以處世可以  
存身



老成

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則世奚足為哉。莫若放而任之。雖不

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

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事奚足棄

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

遺棄之。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

皆成。無常處。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俱也。精而又精。反

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

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

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常遊於極。夫得是而窮

正平則五藏不偏更生猶第二身

遺生則不憂死不憂死則神完



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彼將處乎不淫

之度。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

心使合其德。不以物。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

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

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而況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不闕性分之外。故曰

藏。善。淪。復讐者。不折鎡于。夫于將鎡。雖與讐為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其

無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

情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無攻戰之亂。無

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情之。道大矣。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

也。用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



累九無乃愈多  
而神意愈空則  
劇細寫得入玄  
必有悟也正使  
親見乃無言盡

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

天性而動則人民。幾乎以其真。民之所患偽之

用不在於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

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

手之停審也。其承蜩所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吾

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桐木之枝。不動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

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

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没人謂能驚吾問焉。而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射而賄物曰注  
王欽若注即  
此注字  
注必有巧必投  
射彈基之類非  
不注之注也  
為此注字則立  
豈有以存博者

乎且又何所巧乎

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

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覆却雖多而猶不以惡往而不暇。皆間

也。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所

愈重則其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田開之見周威公

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學生者。務中適。吾子與祝賢遊。

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

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

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

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

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

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文字盡好。病但喻言內外



則可以為鞭其  
後則見食於虎  
豈不毒耳猶有  
不食者存欲鞭  
其後且奈何哉  
林解以為於人  
爭也非語意

語不詩多

語意曲折想到  
去冠說語皆奇  
事也豚謂裝車  
聚儂觸骸中也  
取其餘意想像  
則得矣犧牛卜  
筮之外有此遺  
論作者何窮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守一方之事。至於

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仲尼曰。無人而藏。

藏既

內矣。而又入之。

無出而陽。

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柴

立其中央。

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名極而實當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

祝宗

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

犧。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

之上。則女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

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得於豚楯之上。聚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

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

獸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

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  
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  
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  
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  
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字法西北方之下者則  
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夔野有彷徨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

此一段與前  
之說相類  
言病無寔病神  
者有卻而入之  
耳又非疑蓋景  
比也  
不問有無得  
外意

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  
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  
桓公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  
憂來而  
累生者不明也患去  
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渚子爲王養鬪鷄十日  
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論語集注

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孔子觀於吕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四伏而湧。

出者。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此吾所以

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

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梓慶削木為鐻。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曰。

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

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此三語極本分。只為教性命錯。離了及不為真。齊俱入汨俱出。兼造妙處觀美。潮可見尚恨無。東南觀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  
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骨消  
性外之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事去也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中者也則以天合  
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中者也則以天合  
天不離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盡因物之  
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  
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

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  
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

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  
巧猶任規矩此善論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言因物之易也忘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  
百體皆適則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  
都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始乎適  
而未曾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無所變從也始乎適  
識適者猶有孫休

揚用備曰莊子  
曰天府曰天門  
曰天光曰靈臺  
其名雖異其義  
一也  
有理  
知中自有矩  
而不中矩非  
有理  
忘遠之遠語嫩  
而精



語甚恁件：寫  
得此與窮愁  
旅所不能自喻  
者

精刻而意厚

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

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

其肝膽遺其耳目聞付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

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逍遙乎無事之業凡自為者皆是

謂為而不恃率性自為耳長而不宰任其自長

長之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

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

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

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

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

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



此等重出無味

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  
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  
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  
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各有所便也。今休歎。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  
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  
能無驚乎哉。  
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山木第二十一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旁而不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  
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極浮去薄惡之  
滋味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山中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

鄉乎

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市南宜

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

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

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有其身而矜其國故

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



其生可樂二字  
更好

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

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發聲其皮為之灾也

令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

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南越

有邑焉激用名為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

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

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

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

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

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真謂欲使之南越市南子曰

君無形倨善論無留居形倨躓礙之謂以為君車留居滯守之謂與

物夷心與物化寄物以自載也斯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

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知足則無

所不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

念哉夫子乃并於物外無塵之



境其所見應

又結駟累根而

送之以為初則

初以為仙則仙

讀至自崖而反

飄、有棄吾敝

履之意此論道

德之鄉文章之

如一至此乎解

者以為浮游之

曼術資送之呼

琴陋矣

張擇南也歛歛

返也

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

反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

人者累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也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為人所

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

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吾願去君

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

無有國之懷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備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

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

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

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世雖變其於虛北已以免害一也

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

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

益事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侗乎

其無識任其純朴而已儻乎其怠疑無所趣也萃乎芒乎其

呼張歛之自乍  
語皆呼意也張  
從呼、着氣力  
貌歛歛其退我  
也猶攝之也所  
謂擇用歛退皆  
在中但指為擇  
用歛退是全未  
識筆意此許慎  
之謬



送往而迎來。

無所欣說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任彼也

從。

其疆梁。

順乎眾也

隨其曲傳。

無所係也

因其自窮。

用其不得爾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

當故無損

而况有大塗者

乎。

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孔子圍於

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

鳥也，翏翏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其於隨物而已。

是故其行列不

斥。

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患害生於役知。

以奔兢。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才之害也。

子其意者，飾知

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

夫察焉小異，則與眾為迥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

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意。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特功名以為已成者，未之嘗全。



楊用脩曰莊子  
純、常、獨老  
子淳、潤、也  
莊子祖述老子  
儼成一家之言  
何怪其反正道  
耶

林回十字悠然  
無限真意不待  
解又別說相收  
之典相棄也亦  
遠矣吟語疊得  
情切在路交情  
更事乃見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功自眾成。故還之。道流而

不明。昧然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處。彼皆居然自得。此自行耳。非由名

而後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削迹捐勢。不

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是故無責於人。人亦

無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寂

無懷。乃至人也。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取於棄人。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不惡。而况人為鳥獸所不畏。

乎。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在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孔子問子桑扈曰。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

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



善作者不及善  
終他更寫出澤  
終遲田悔悟改  
行之意豈然而

有自得之趣極  
撥也  
形莫若緣八字  
好

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道合故親也。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

可常故有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

時而絕也。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孔子曰。敬

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

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

率情。不矯。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不求文以

待形。固不待物。朴素而足。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

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

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

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

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

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



害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億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

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

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物之倘來，不可禁禦。

無始而非卒也。

於今為始者於

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

人與天一也。

皆自然。

夫今

之歌者，其誰乎？

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

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

運物之泄也。

不可逃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所謂不識不知。

而順帝之則也。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

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

何



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為四達爵

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乃非已。

也。非已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

止於形質而已。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

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故曰：鳥莫

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

之而走。避禍之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

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社稷存焉爾。况之至人間此鳥之所以稱知也。人則玄

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何謂無始

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覺

其變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日夜相待未始有極故何為人與天一邪？仲尼

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人之不為而自然

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遊乎雕

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

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字○法

一蟬章○法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於彈而異鵲從而

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莊

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二類相召也

夫有欲於物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

物亦有欲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夫身

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觀於濁

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且吾聞諸

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今吾遊於雕陵

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

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夫

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陽子之宋

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善論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  
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  
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通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  
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  
之行安往而不愛哉無時而可



